

# 湘西剿匪记

● 邵国明 等著  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● 电影文学



湘  
西  
剿  
匪  
记

海  
軍  
部



## 湘西剿匪记

邵国明 等著

责任编辑：邱昶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

\*

198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插页：4 字数：137,000

印数：1—22, 700

ISBN7-5404-0181-8 / I·128

统一书号：10456·314 定价：1.70元

服厲出冒鐵  
命聲叫健絲  
令「道隱衣網  
快血服前  
他跡和尖  
透衣刺  
透刺透



歐陽劍神  
向聖廿四報  
告着……



臨時指揮  
吳波緊  
張地所  
著電話  
斷了  
看龍山  
還看內  
奸



勇又有何用

你就是砍

斷七指解放

軍也不會

離开湘西



土匪住了房老五丁口

## 人 物 表

吴 波：28岁，营长，剿匪中到侦察连当连长。

蔡金花：40岁，老侦察员。

崔昌健：27岁，连长，朝鲜人。

向玉凤：18岁，妇女主任。

李桂芳：26岁，吴波之妻。

向二伢：16岁，新兵。

萧 斌：35岁，团长。

赵福根：25岁，事务长。后蜕化变质，为敌特所用。

刘大柱：26岁，侦察员。

冯二桂：27岁，解放军战士。

沈 杰：17岁，女，宣传队员。

瞿天华：又名瞿廿四，匪首，年70。

瞿湘玉：特派员，29岁。

张 彪：匪旅长，40岁，外号张屠夫。

师文才：高参，又名师诸葛，41岁。

徐汉江：团副，又名麻老五，红旗五哥，38岁。

史云哲：团长，又名坐地虎，30岁，后投诚。

黄月娇：女特务，25岁。

欧阳剑：副官，28岁，瞿湘玉的姘夫。

保 昌：黄月娇的男人，店主，特务。

老 何：四哥，50岁，潜伏敌特。



第一集

# 峡谷枪声

1944

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湘西，我已经是侦察连的连长了。不久，我又担任三营营长。可是，随着剿匪的深入和发展，我又到侦察连去当连长。在那满是惊险而又艰苦的岁月里，我在湘西度过了将近一千个日日夜夜。我激动，我惊悸，我兴奋，我自信，我难过，我哭泣……人们以为侦察人员都是铁打的心肠，其实……我们也是人哪！我确实当过英雄，临危不惧；可我也确实流过泪、哭泣过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呀！

有时候，碰到我的老战友们，他们总是怂恿我：“吴波，你有那么长时间从事侦察工作，如果给人们讲讲那些侦察中的惊险故事，大家一定愿意听。”还有的同志说：“吴波，你是小知识分子，可以耍耍笔杆子嘛。如果写成小说，一定会拥有广大的读者。”

“我哪有那种才华呢？”每次，我都这样回答好心劝我的同志，其实，心里却有一种顾虑。

和平时期谈论战争，我觉得有些不合时宜。

看看，今天的军事工厂，大都改行生产民用产品了，名曰“特产”。而我这个当年的军人，也早已“转产”到了地方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再来讲那些剿匪故事，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？提到动笔写小说，连我的老伴也笑我：“嘻嘻，你以为军事题材还象五十年代那么走俏么？那时候，打仗是热门！连我们当姑娘的，也受影响，看到你们大军官，宽肩牌，斜皮带，大沿帽，黄皮鞋，那个神气劲儿，谁见了不动心！如今嘛，大兵一个，姑娘们一想到嫁给个当兵的就怕调不到一起。现在最新的是武打、三角恋爱、裸体加迪斯科！你那些五十年代的

玩艺儿，谁要看！”我一听，心里凉了半截！本来听说中国作协和总政专门召开了军事题材创作会议，我兴奋之余，还真想写写湘西剿匪这段我一直难以忘却的军事斗争题材作品呢。这一瓢冷水，把我泼得从头凉到了脚跟！

没想到，时过半年，却来了一次大的转机。我才发现，我老伴的看法，有相当大的片面性，那天有位姓于的文学编辑找到我，问到我湘西剿匪的情况，我只简单说了说，那知这位于编辑听了，却兴味盎然，连说“好题材，好题材”！还说这类题材要是写出来，肯定大受欢迎。我兴奋了，说：“要是我写出来，你们敢要么？”他一拍桌子：“就这么定了，你写，我们要！”你看，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，其看法竟有如此大的差异！

“你先把故事讲给我听听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构思一下，出出点子呢！”于编辑热情地鼓励着。

“那好，我就从《峡谷枪声》讲起吧……”

我拿来一张中国地图，指到上面的一个小黑点，对于编辑说：“你看，这里的崇山峻岭，峭壁、深谷……就是湘西。从明朝开国起，到一九四九年底，八百余年来，这里匪患猖獗，被人们称为‘中国的盲肠’……”

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天下午，阴霾的天空笼罩着整个大地。睁眼一看，满眼都是穷山恶水，荒废的土地，道旁的饿殍。

我立刻想起，萧团长在我们挺进湘西之前给我们介绍的情况：

全国解放前夕，蒋介石曾委派白崇禧亲临湘西，以十万元和大批新式武器收买湘西土匪使其扩展到了十万之众，妄图把湘西经营成为国民党的“反共复兴基地”……白崇禧外号“小诸葛”，在一个县城给土匪亲自举行授枪、授勋仪式。匪首瞿廿四、张彪、史云哲、师文才、麻老五、白金香等戎装受奖。他们决心与我顽抗。于是，一些相当复杂的情况出现了。一列列军用列车被炸翻，一些土匪在麻老五指挥下向列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射击。一群群土匪冲入我军用仓库，抢劫粮弹。匪首瞿廿四，显得信心十足。有人看到，他一面练书法，一面指挥张彪带着一群匪徒向被俘的我军战士疯狂地射击！……

我们团长名叫萧斌，虽说那时候才三十五岁，可已经算是老团长了。他是湘西人，离贺龙将军的家乡不远，对湘西的地形地物都比较熟悉。我听了他对敌情的介绍，对土匪恨得咬牙切齿！立即向他请战，团长却半晌没有表态。他那深沉的脸色，凝聚着他的老练。半晌，他才说：“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！南下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，到湘西我们说不定就要啃个硬骨头咧！”

不久，衡宝战役打响了。接着，大部队又挺进西南滇川一带，湘西只用扫把扫了一下，大部队便匆忙前进了。这一来，留下的少量部队，便成了土匪集中攻击的目标……我亲眼看到许多满目疮痍的惨景……

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之中。

许多民房被烧毁。

匪徒们疯狂追杀无辜的百姓。

一些尸体吊在枯树上。

一些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在挣扎……

看到这些情景，我的心象被烈火炙烫着。

我禁不住来到团长面前，大声喊叫起来：“给我任务，让我战斗！……”我知道，我太激动了，我的两眼肯定都红了！

萧团长看看我，脸上露出一丝少有的微笑，神秘地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伸到我的面前，我急忙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：“……今天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等广大地区业已全部解放，大规模的战争已基本结束，全国即将转入规模巨大的和平建设与经济建设，为此，命令你军，进驻湘西，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……你们要正确地执行党的剿匪政策，把土匪消灭干净！使湘西人民彻底得到翻身解放……”

“太好啦！”我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，“首长，还让我干我的老行吧！我是老侦察员，先摸清敌情……”

团长把一只手往空中一劈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我们萧团长在战争中负过伤，只剩下一只右胳膊，他的一只袖筒是空着的。这只右手，只要往空中一劈，就说明他已经下了决心。战士们开玩笑，背后常常戏称他为“独臂将军”。

“独臂将军”要下决心了。我把两脚一并，等候他派给我的任务。

哪知，他也斜了我一眼，却慢吞吞地说：“吴波，你是一连连长，光想到你一个人，我看不妥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代表全连，请求担任尖刀连任务，到最前面去

……完成最艰巨的任务！”

团长好象生来就不知道激动，还是慢吞吞地说：“有意思！……要是让你当营长呢？”

“当营长？！”我掉进了五里云中。

没过几天，我真的被任命为三营营长了。

嗨，说真的，当营长和当侦察员，要是让我挑选，我当侦察员的兴趣，远比当营长大得多！

可是，命令如山倒，我只有乖乖地带领全营指战员，穿行在湘西的丛山峻岭之中。

湘西的山路很是难行，特别是北方战士，不习南方水土，有的生病，有的摔伤。

部队踏过小溪，穿过密林，闪现在我面前的，经常是一张张挥汗的脸。

一双双满是泥浆的脚。

我们日日夜夜地走着。看到界碑上总是标着去永顺、大庸、慈利这些地名，似乎走起来没有尽头。

“我这样讲行么？”我怀疑讲得有些啰嗦。

于编辑听得十分认真，连说：“要得，要得！讲得越详细越好！主要是细节。你讲吧，就象看电影那样，你脑子里要有一幅银幕……”

我放心了！便毫无顾忌地讲起来……

有时候，我们行进在绝壁中的小道上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条无头无尾的长蛇，又象伸向深谷的一条带子。

时已深秋，战士们身着棉军衣，个个冒着热气，不少战士

将棉上衣披在背包上。

队伍中，我看到一个大个子战士左顾右盼，猜想定是满山的枫叶使他着了迷，他摘下军帽，擦了擦头上滚动的汗珠叹道：“我的娘，好险的山哪，北方可没有这好风景！”

这个战士我认识，他是东北入伍南下的青年战士刘大柱。这人平日就乐呵呵的，是个摔跤能手。那时候，连长、排长们经常同战士一起摔跤玩。

走在大柱身旁的三十来岁的事务长赵福根笑了笑，得意地：“嘿，大柱，这算什么，等你到了我们家乡大庸县，那风景……象你这号北方佬一看，两眼都得发直！”

我一听，也想凑凑趣，说：“等打完仗，把这里的石头随便搬几块到咱老家去就是个宝贝呢。”

我的通讯员小唐也乐了，说：“营长，等剿完匪，你就坐小车，这马，就给您拉石头去东北吧？”

战士们看他的傻劲儿，都大笑起来。

我说：“好吧，我叫你嫂子专门等在村头迎接你。”

突然，看到解放过来的战士冯二桂面带愁容，沉思不语，我便走到他身边，故意说他：

“冯二桂，到了家门口，你还闹情绪哇！”

冯二桂不点头也不摇头。

“记得你是湘西人？”

“嗯，湘西龙家寨的。”

“难怪哟，低头不语，一定是想……呃，你在家搞过对象吧？想家了？”



冯二桂：“没……没……”

刘大柱插话道：“俺知道，他想……想堂客！”

战士们“哄”地一下又大笑起来。“他想坦克，我想小钢炮！可坦克在这山沟里怎么开得动哟！”

冯二桂尴尬地：“去你的。”

我小声问：“家里还有谁？”

“一个崽和崽他娘。”

冯二桂有些阴沉地：“半年前托人捎过信，说山里土匪闹得厉害……以后再没音讯……”

“哦？……”

山谷响起一阵阵号声。

一连长崔昌健身背匣枪，大声叫喊着：“原地休息！——”

部队停止了前进，在山道上原地休息，他们有的坐在乱石中，有的坐在被包上，吸烟、喝水、松松衣扣、检查枪支，有的就地一躺，就睡着了。哪怕旁边有一堆臭狗粪，也闻不到臭味儿！

崔昌健看到我，大步向我走来，悄悄问我：“营长，还得走多久？”

我说：“崔连长，这山，比你们朝鲜如何？”

“嗨，这种时候，谁和你谈风景！我找你有急事。喏。”说着，掏出一叠信纸递到我手里。

我一看，是一叠请战书！

崔昌健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塞在我手上：“这是我的……为了湘西人民，我可以不回朝鲜，可是如今光走路……”